

# Ketua PAKSI (Persatuan Akupunturis Seluruh Indonesia)

## The Best Professional of The Year

### 年度最佳专业人士奖获得者——曾缙云



(雅加达讯) 元月24日下午坐落在雅加达中心区的Sultan大酒店由印尼评选委员会主办的21名年度优秀奖获得者颁发仪式。其中一名获奖者是全印尼针灸协会主席曾缙云女士。

由印尼内阁部长、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媒体组成的的评选委员会甄选的获奖者可以说是他们每人都拥有突出、可信度的业绩。

获奖者曾缙云主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

率地说，当她获悉荣获优秀奖时，心情非常激动也让她想起上世纪的1958年的医学生涯，当时她和父亲曾凯也是她难忘的的授业恩师，给她的谆谆教导，才有这次的业绩。可惜当时，印尼中央医院也未能正式接纳他老人家的针灸知识。1960年当曾凯老医师成功地治好了苏托莫医生在美国也治不好的神经系统的疾病。这一神奇效果让中央医院的领导刮目相看，1963



年他被院方聘请为院方医生的针灸辅导老师，一直到1973年他自动退休为止。后来他自己创立了曾凯针灸辅导机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针灸事业能发扬光大，影响印尼千岛之国。无论医生和平民百姓都有机会获得这门知识。

1986年12月6日印尼卫生部根据1985年第8号法令成立了全印尼针灸协会，2013年11月23日曾缙云当上了该会的主席。

曾缙云主席在访谈中表示今后她将不遗余力地让针灸事业在千岛之国发扬光大，继续开展业务培训、研讨会。目前全印尼15各省份已有了各自的诊疗所，她坚信总有一天，在全球一体化中针灸事业将在印尼自己的家园内取得一席之地。(肖亮译)



**Jakarta, Hariian Nusantara** – Bertempat di The Sultan Hotel, Jakarta, Jumat (24/1), Pusat Penghargaan Indonesia.com memberikan penghargaan terbaik bagi 21 orang terbaik di Indonesia. Salah satu terbaik yang mendapatkan penghargaan tersebut adalah Ketua PAKSI (Persatuan Akupunturis Seluruh Indonesia), Juliana Tjandra. ia mendapatkan penghargaan sebagai the best professional of the year.

Penghargaan ini berskala nasional serta mendapatkan pengakuan pihak juri hasil konsorsium dari pusat penghargaan Indonesia dan asosiasi penghargaan Indonesia yang didukung oleh Kementrian Kabinet Bersatu, Pejabat Pemerintah Daerah, lembaga social masyarakat, dan media cetak di seluruh sehingga menjadi barometer penerima penghargaan yang memiliki reputasi, kredibilitas dan reham jejak kualitas unggul dan terpercaya.

Saat wawancara dengan Hariian Nusantara, Juliana Tjandra mengaku begitu terharu dan bangga atas penghargaan yang diraihnyha. Juliana Chandra memulai karirnya pada tahun 1958. Bersama sang ayah, Tseng Kai, yang juga sebagai gurunya telah memberikan pelatihan akupuntur kepada para dokter. Akan tetapi beliau belum dapat diterima secara resmi oleh RSCM karena masih belum terbukti secara medis. Hingga pada tahun 1960, bapak Tseng Kai berhasil menyembuhkan dr.Sutomo, yang juga sesepuh di RSCM yang pada saat itu menderita penyakit syaraf, dan sudah diobatkan di

Amerika Serikat tetapi tidak sembuh.

Oleh karena itu, pada tahun 1963, bapak Tseng Kai diminta untuk bergabung di RSCM dan memberikan pelatihan kepada para dokter. Hingga pada tahun 1973 mereka mengundurkan diri dan mendirikan lembaga pendidikan akupuntur Tseng Kai. Hal itu dilakukan karena mereka merasa bahwa dengan mendirikan lembaga tersebut adalah jalan terbaik agar akupuntur dapat lebih cepat dan lebih luas jangkauannya, karena tidak hanya para dokter, masyarakat awan pun juga dapat dilatih.

Kemudian pada tanggal 6 desember 1986, Departemen Kesehatan dan Pendidikan Nasional mempersatukan seluruh organisasi akupuntur di Indonesia berdasar pada UU No. 8 tahun 1985 menjadi PAKSI (Persatuan Akupunturis Seluruh Indonesia), Juliana Tjandra menjabat sebagai Ketua PAKSI sejak tanggal 23 November 2013. Ketika Hariian Nusantara menanyakan apa harapannya ke depan, Juliana Tjandramenyatakan bahwa dirinya akan selalu terus mengembangkan dan menyebarkan akupuntur di seluruh Indonesia. Dengan terus mengadakan lokakarya, seminar, serta pendidikan akupuntur di seluruh Indonesia, yang pada saat ini telah mempunyai klinik di 15 Provinsi. "Saya berharap agar kelak akupuntur Indonesia dapat bersaing dan menjadi tuan rumah di Negeri Sendiri saat menghadapi pasar bebas nanti," ungkapnya di akhir wawancara. (zl)

女儿一家走的时候，他正在厨房里洗碗。

## 人到老年

渐渐也就不再提了。晚了一步，女儿一家已经顺着楼前的小路去远了。

水池上方挂着一面家传的老式圆镜，他洗着碗不时瞟上一眼，发现自己的气色很好，晚饭时喝了两杯花雕酒显得越发红润。头发黑密，只两鬓、额际有些花白，仍不像年过半百的人。亲友们见面都这么说。

是妻送女儿出的门。女儿临走还招呼了一声：“爸，我们走了啊！”……未等他应声，妻已经又继续叨念他的叮咛嘱咐，随后“嘤”的一声，门就关上了。

单元房里骤然变得很静，没有了小外孙噔噔跑来跑去的脚步声，没有了女人们喋喋不完的家常话，连电视机也沉寂了。妻总是这样，每当她要出去都随手把电视关掉，不管他是否在看，这似乎是对他每天晚上没完没了地冲着电视发呆，不到所有频道的节目播送完毕不肯挪动屁股的某种报复。可是，平日家里只有老夫老妻，冷冷清清的，不泡电视又干什么呢？

门外，隐隐传来妻送女儿一家下楼的声音，越来越远了。他有点后悔刚才没有一道去送，忙往阳台上跑，不料被厨房的门槛绊了一下，身子前扑，差点跌在煤气炉上，多亏及时收住脚步，又站稳了。自己的腿脚还算利索，他庆幸地想，如果是母亲，就糟了。母亲去世前的几年，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了，上下楼梯很困难，在屋里走动也很慢，很吃力。但母亲又闲不住，他们去时，不论干什么活儿，总嚓嚓地在身后跟着转，受了抱怨，脸上便露出歉意的笑：“一个人，做惯了嘛……”他们就不再言语。他和妻商量过把母亲接来，或者他们搬去一起住，却总有这样、那样的考虑定不下来，后来他又觉得每星期去一次，倒显得更新鲜、亲热。母亲问过几次，

招手，喊着下次再来一类的话。从阳台往下看，妻变得很矮小，伸出的右臂像一只细弱而又竭力摇动着的翅膀。随之望去，他的手臂也不由得扬了起来，喉间涌动着要喊什么，还没有出口，有两句话，先颤【BFQ】颤地在耳边响了：“小蓓！下星期天，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呀……”是母亲在叮嘱孙女。他听了，就忙让女儿答应，女儿仰头脆生生地叫：“……奶奶再见！”又听老人应了，他们一家才骑上车出发。总是这样，下楼到门口，母亲已在阳台上探着身子，招手、张望了。他们下三层楼梯，用不了多长时间，母亲的腿脚又不灵便，竟每次都抢在前面，现在一想简直不可思议——厨房，还有一道门槛呀……

小路尽头，一抹烧着血红的霞云，暗了，夜色浓重。阳台陡然像旋离了楼身，高高地、孤零零地在茫茫夜空中悬浮……

妻唤了几次，他才转身蹒跚地往屋里走。路过厨房，在那面家传的老式圆镜里，他看见了满头如雪的白发。



## 微型小说

## 与周瑜相遇

迟子建

一个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夜晚，我枕着一片芦苇见到了周瑜。那个纵马驰骋、英气逼人的三国时的周瑜。

因为月亮很好，又是在旷野上，空气的透明度很高，所以即使是夜晚，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当晚我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袍，乌发披垂，赤着并不秀气的双足，正漫无目的地行走在河岸上。凉而湿的水汽朝我袭来，我不知怎的闻到了一股烧艾草的气息，接着是鼓角相闻，我便离开河岸，寻着艾草的味儿和凛凛的鼓角声而去，结果我见到了一片荒凉的旷野，那里的帐篷像蘑菇一样四处皆是，帐篷前篝火点点，军马安闲地垂头吃着夜草，隐隐的鼙声在大地上沉浮。就在这种时刻，我见到了独自立在旷野上的周瑜。

我没有貂蝉的美貌，周瑜能注意到我，完全是因为在这旷野上，只有两个人睁着眼睛，而其他人都沉睡着。那用眼睛在月光下互相打量的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就是周瑜了。因为见到了我最想见到的一个男性，所以那一瞬间我说不出的话来，我见到亲密的人时往往都是那种表情。

周瑜身披铠甲，剑眉如飞，双目炯炯，一股逼人的英气令我颤抖不已。“战事还未起来，你为何而发抖？”周瑜说。

我想告诉他，他的英气令我发抖，只有人的不可抗拒的魅力才令我发抖，可我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又有什么战事要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安营扎寨，这么使周瑜彻夜难眠的战事，一定非同一般。短兵相接，战前被擦得雪亮的军刀都会沾有血迹。只有刀染了血迹，战争才算结束。多少人的血染集在刀上，又有多少把这样的刀被遗弃在黄土里，生起厚厚的锈来。

周瑜并没有在意我的发抖，而是将一把艾草丢进篝火里，我便明白了艾草味的由来。可是先前所闻的鼓角声呢？周瑜转身走向帐篷时我见到了支在地上的一面鼓，号角则挂在帐篷上。他拿起鼓槌，抑扬顿挫地敲了起来，然后又吹起了号角。他陶醉着，为这战争之音而沉迷，他身上的铠甲闪闪发光。

我说：“这鼓角声令我心烦。”

周瑜笑了起来，他的笑像雪山前的回音。他放下鼓槌和号角，他朝我走来，他说：“什么声音不令你心烦？”

我说：“流水声、鸟声、孩子的吵闹声、女人的洗衣声、男人的饮酒声。”

周瑜又一次笑了起来。我见月光照亮了他的牙齿。我说：“我还不喜欢你身披的铠甲，你穿布衣会更英俊。”

周瑜说：“我不披铠甲，怎有英雄气概？”

我说：“你不披铠甲，才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不再对话了，月亮缓缓西行，篝火微明，艾草味由浓而淡，晚风将帐篷前的军旗给刮得飘扬起来。我坐在旷野上，周瑜也盘腿而坐。

我们相对着。

他说：“你来自何方？为何在我出征前出现？”

我说：“我是一个村妇，我收割完芦苇后到河岸散步，闻到艾草和鼓角的气息，才来到这里，没想到与你相遇。”

“你不希望与我相遇？”

“与你相遇，是我最大的心愿。”我说。

“难道你不愿意与诸葛孔明相遇？”

“不愿。”我说，“诸葛孔明是神，我不与神交往，我只与人交往。”

“你说诸葛孔明是神，分明是嘲笑我英雄气短。”周瑜激动了。

“英雄气短有何不好？”我说，“我喜欢气短的英雄，我不喜欢永远不倒的神。英雄就该倒下。”

周瑜不再发笑了，他又将一把艾草丢进篝火里。我见月亮微

微泛白，奶乳般的光泽使旷野显得格外柔和安详。我说：“我该回去了，天快明了，该回去奶孩子了，猪和鸡也需要食儿了。”

周瑜动也不动，他看着我。

我站了起来，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然后慢慢转身，恋恋不舍地离开周瑜。走前我打着哆嗦，我在离开亲密的人时会有这种举动。

我走了很久，不敢回头，我怕再看见月光下周瑜的影子。快走到河岸的时候，却忍不住还是回了一下头，我突然发现周瑜不再身披铠甲，他穿着一件白粗布的长袍，他将一把寒光闪烁的刀插在旷野上，刀刃上跳跃着银白的月光。战马仍然安闲地吃着夜草，不再有鼓角声，只有淡淡的艾草味飘来。一个存活了无数世纪的最令我倾心的人的影子就这样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伸出一双女人的手，想抓住他的手，无奈那距离太遥远了，我抓到的只是旷野上拂动的风。

一个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夜晚，我枕着一片芦苇见到了周瑜。那片芦苇已被我的泪水打湿。

